

庫薩的尼古拉哲學中的鏡面隱喻

The Mirror Metaphor in the Philosophy of Nicolas of Cusa

【德】大衛·巴拓識 彭蓓譯

David BARTOSCH

作者簡介

大衛·巴拓識，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高級外國專家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David BARTOSCH, Foreign Exper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david.bartosch@hotmail.com

Abstract

The mirror metaphor has been an essential asset especially during the pre-modern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present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its use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German thinker Nicolas of Cusa (1401-1464). Being rooted in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of Greek antiquity and Medieval Christian philosophy, Nicolas of Cusa has also been hailed as one of the first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ers. Long before other occidental thinkers, Nicolas of Cusa used the mirror metaphor to describe the foundational logic of self-consciousness on his own terms and in the context of his time and his cultur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most important passages, in which Nicolas of Cusa uses the images of the mirror and of mirroring to explain the creative self-relation of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o hint at a way of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on forms of reflexivity of the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mind into its complete form of existence as absolute self-consciousness. In this context, Nicolas of Cusa's use of the mirror metaphor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of an all-encompassing humanistic self-perfection, practice as well as with basic anthro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Nicolas of Cusa, mirror metaphor, dialectics, self-consciousness, unity of unity and difference

鏡面和鏡面反照的隱喻在世界哲學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文化語境中，比如在中國、印度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古代理學，還有在中世紀以及新時代的歐洲，我們都能發現這個隱喻的使用。在西方哲學世界中，柏拉圖是第一位將哲思的行為比喻成擦拭鏡面的哲學家。在他之後，偉大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洛丁（Plotin）和普羅克洛（Proklus）都繼續沿用了這個隱喻。他們用鏡面來解釋人的精神的內在結構。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的思想家們也加入到這個討論中。他們用鏡面的隱喻來哲學化地詮釋基督教的奧義。這樣的基督教哲學家包括聖奧古斯丁（Augustinus）、埃克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以及庫薩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① 他們深刻地影響了之後的歐洲哲學。在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特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勒內·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黑格爾（Gottfried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思想中，也都可以發現對鏡面隱喻的運用。^②

本文主要想探討庫薩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的思想中有關鏡面隱喻的運用與其含義。研究庫薩的思想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因為

^① David Bartosch, “Wissendes Nichtwissen” oder “Gutes Wissen”? 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von Nicolaus Cusanus und Wáng Yángmíng (Paderborn: Wilhelm Fink, 2015), 58, 321, 322; Ralf Konersmann, *Lebendige Spiegel. Die Metapher des Subjekt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73-78; Johann Kreuzer, “Der Geist als lebendiger Spiegel. Zur Theorie des Intellekts bei Meister Eckhart und Nikolaus von Kues,” in *Meister Eckhart und Nikolaus von Kues*. Hgg. von Harald Schwaetzer und Georg Steer, mit Beiträgen von Walter Andreas Euler, Kurt Gärtner, Stefan Grotz [et al.], koordiniert von Heidemarie Vogl und Kirstin Zeyer. Meister-Eckhart-Jahrbuch 4 (Stuttgart: Kohlhammer, 2011), 54.

^② Harald Schwaetzer, “L’importance d’Eckhart dans la genèse du concept Cuséen de filio Dei,” in *La naissance de Dieu dans l’âme chez Eckhart et Nicolas de Cues* (Patrimoine chrétien), ed. Marie-Anne Vannier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09.

他是15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而其思想又正好處於中世紀與新時代的思想交界處。庫薩不僅僅是一個基督教哲學家，他還致力於廣泛學習不同學科，並且由此成為了一位通識的學者。數學、宇宙學、哲學都是他擅長的學科。除此之外，他還是當時著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庫薩的思想中不僅能夠找到很多古代哲學的影響，又在某些方面已經蘊含了其後德國觀念論哲學的一些重要元素。36歲時的庫薩就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思想境界，幾百年後的黑格爾將其標記為“思辨思想”或者“具體思想”（相對於純粹的抽象單一的思想而言）。黑格爾的辯證法受到了庫薩思想的核心的“對立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影響。黑格爾是從深受庫薩影響的喬爾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那裏認識到這一理念的。而庫薩本人又是從後古典時期哲學家普羅克洛那裏學習到它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辯證法是如何分為三個階段逐步發展而來的。

當然，庫薩的尼古拉並沒有像黑格爾那樣建立起系統的辯證法。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嘗試去建立一個能夠包羅一切思想運動的辯證法。並且庫薩也沒有用辯證法對具體的歷史或者對自然科學的命題進行思辨。在對待科學（*scientia*）問題上，庫薩更多運用了古代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及其悖論法和排中律。只有在敘述上帝作為無所不能的創造性的世界本源，以及關於被創造的精神的絕對自我反思性的思想本源的論題時，庫薩才運用到了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他稱這種思想的本源層面為“理性”（*intellectus*）。這種理性是在“等同與差異的統一”（*Einheit der Einheit und Differenz*）中持續發生的洞見。在他很久之後才在德國觀念論中出現了相關的思想。理性是反思的、也是自我意識的統一，這種統一同時涵蓋了一切對立面。理性是超越時間和一切變化的。理性的存在形式是持續不斷（*aevum*）。它是永遠一致與自我等同的。從創造的知性中產生了知性（*ratio*）。知性的存在是時間性的。知性是建立在對立面和有限概念的持續產生的基礎上的認知過程。與理性（*Vernunft*）的辯證法相反，知性只在二值邏輯上進

行思考。

庫薩把自我關聯的理性的單純辯證可得的實在性稱為“理性的觀照”（visio intellectualis）。有限的認知模式在此就被超越了。在理性的延續中，永恆帶來的無限的創造性被觸及，而正是在這種持續不斷中，這種創造性創造了宇宙和所有人類思維。庫薩用辯證法的專有概念“有學問的無知”（docta ignorantia）來表達對這種認知模式的反思。在這種智慧（sapientia）層面上產生的與之相關的看法被他稱為是“對立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由此，庫薩觸及到了“我們的精神”（nostra mens）的絕對明證性的融通。也就是說，要做到人的思想與其本源的完全統一。在這樣的語境下，為了更好地傳達他的思想，鏡面隱喻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鏡面在此是一個具有象徵性的“謎題”，其作用是用來激發理性和辯證性洞察層面上的思維能力。通過這個隱喻，一方面能夠讓理性更好的反觀自身，另一方面又能讓其保持處於其延續性和本源性中。

“等同與差異的統一”（Einheit der Einheit und Differenz）這個辯證性模式，也就是庫薩所說的“對立一致”，觸及到了創世的無限性和人的有限認知在絕對自我反思中最高的，並且人能夠達到的“真知”（veritas）。這種不變的真知卻只能用象徵的形式進行理解。因為由其出發才產生了一切有限的概念，對一切有意義的認知也才成為可能。這種真知的內涵與外延是無限的，它是一切認知的規則。庫薩在《論上帝的子性》（*De filiatione Dei*）和《論神學的補充》（*De theologicis complementis*）中用人性本源的反照（Widerspiegelung）來表達這種一切有限認知的普遍形式。

因此精神中的真知與不可見的鏡面是相同的。在這種精神的鏡面中一切可見之物都通過真知被觀照。這個鏡面是如此之精簡，以至於超越了精神的力量與銳度。而精神的力量越是強大越是敏銳，通過真知的鏡面能看到

的就越是明確和清晰。^①

在《論神之觀照》(*De visione Dei*)中，庫薩從基督教觀點出發，把創世論融入了他自己推斷出的相關人的認知本源的洞見中。為此他用這樣的辯證法的思維路徑進行了闡述：首先，他注意到了人的精神本身具有的創造性力量。之後，他認為作為創世神的顯現，世界表現為有限的意識存在的形式。這種意識存在感知到世界與由此顯現出的上帝。由此，庫薩也把人稱為是“第二上帝”(secundus deus)。這就引發出了推斷思想的辯證性轉換：有限的意識在有限的概念中才給予創世者以一種形式。也就是說，有限的意識從一種自身有限的形式出發，而在其自我反思中，無限的創世者永恆創造性地進行着自我反觀。由此，有限的意識能以其有限的形式“投射”到無限的、永恆的上帝具有的無限可能性中，並且在其中意識到自己的個體性。

他相信，他在鏡中看到的形體，是他自己的形體的顯現。如此他就與一面打磨光滑的金屬鏡面相關聯起來。但是事實相反，他在永恆的鏡面中看到的不是一種表現，而是真知本身。觀者自身就是真知的表現。在您—我的上帝之中，表現即是真知，是一切與每個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個體的原像。^②

^① Nicolai de Cusa, (*De Deo unitrino principio* [pars] a) *De theologicis complementis*. Ediderunt commentariisque illustraverunt Adelaida Dorothea Riemann et Carolus Bormann.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X, 2a = Nicolai de Cusa Opuscula II, 2a (Hamburgi: Meiner, 1994), n. 2, 9, lin. 52-57.

^② Nicolai de Cusa, *De visione Dei*, edidit Adelaida Dorothea Riemann,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VI (Hamburgi: Meiner, 2000), cap. XV, n. 63, 53, lin. 1-13.

最深層的本因或者是純粹的自我反思對庫薩來說，都可以被看作是真知的鏡面。這面鏡子從象徵性意義來看，是沒有瑕疵、絕對筆直、無限的和完美的。它是創世那完美的、無所不能的本因的再現。雖然真知的鏡面作為意識的本因不能夠與創世者絕對一致，但是它也超越了人的精神的理性和活力，即是人的精神力量不斷的產生和判斷不同的概念。真知的鏡面作為意識的根本不能夠與創世者絕對一致。儘管鏡面必須超越人精神的理性，以及主動性的力量。這種主動性意味着持續不斷地製造一定的概念，還有對這些概念進行判斷。真知的鏡面傳遞出的是對於精神主動性的本源的理解。庫薩認為，創世者自身就是反思的原則。因此，庫薩提到了一切反思和一切存在的不可言說的絕對等同的本因：

然後我發現，創世者無限的力量是如何超越鏡面，超越那照射出的光綫和對創世者與被造者的反思的結合。^①

庫薩還用鏡面來表達理性的顯像 (Bild)。^② 從視覺感知經驗的角度出發，他認為一個影像在筆直的鏡面中與現實中的形象大小等同，而在扭曲的鏡面中顯現出來的卻比現實中的小。由此，庫薩認為那些我們在時間與空間中感知到的有限的被造者，可以形象地被看做是扭曲的鏡面中的顯像。而另一些被造者則可以是較為筆直的鏡面，如果其認知能夠與自身相關聯起來，又在精神上觀視着理性：他們不僅是活生生的，還被賦予了理性。他們可以自己將扭曲的鏡面變得筆直，並且將其“擦拭”幹淨。並且由此觸及到了自己的本源。^③

^① Nicolai de Cusa, *De visione Dei*, cap. XII, n. 48, 42, lin. 14-16.

^② 在此將Bild翻譯為“顯像”是為了與另一個容易與其混淆的詞“摹像”(Abbild)一詞區分開來。庫薩認為人是創世神的“顯像”而非“摹像”。

^③ Nicolai de Cusa, *De filiatione Dei*, in (id.) *Opuscula I. De deo abscondito, De quaerendo Deum, De filiatione Dei, De dato patris luminum, Coniectura de ultimis diebus, De genesi*, editit Paulus Wilpert,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IV (Hamburgi: Meiner, 1959), cap. III, n. 65, 48-49.

庫薩還提到了相關純粹的自我反思和理性的根本，以及完美的真知鏡面。庫薩認為，這些本身都是“一道鏡面的反光”（*claritas una specularis*）在具有理性的被造者中被“反照”回來。這種“反照”總是以個體的和獨一無二的形式出現。在這裏他還認為，所有這樣的存在都只能以不完美的形式把握自己的本源。而所有的理性只有唯一一個本源，而其等同性是不可數的。在每一個理性中，其本源都用不扭曲的、絕對完美的方式來反照被造的理性的扭曲鏡像。也就是說，一切被造的理性的本源用絕對完美的方式對一切不完美的反照進行着反照。而作為特殊的情況，只有在上帝的本源的絕對自我反照中，一切被造的鏡面才能顯現出其本來的面目。而在一個被造的扭曲的不完美的鏡面的反照中，一切其他的理性本體只能根據鏡面扭曲的程度被反照出來。

這道唯一的鏡面的光將被以不同的方式在所有的反照中反射回來。在第一面筆直的鏡面的反光中，所有的鏡面都如自己那般進行反照。這正是如同人們在物質的鏡面中看到的那樣，將它們面對面圍成一圈。在所有扭曲的鏡面中能夠看到的其他的鏡面並不是它們原本的那樣。很明顯它們由於鏡面曲度的偏差的前提條件而使得（反照質量）減弱。^①

扭曲的鏡面的認知代表了知性的和理性的被造者的認知。這種認知總是以個體的方式受限的，是不完美的。被造者對世界的感受是來自他們的個體傾向。他們將自己的傾向，也就是他們的獨特個體的扭曲性，投射到世界上。這種認知只是類似於真知的，但是並非與真知等同。另一方面，這些也正是所謂的同樣的“光”（*lux*）。這種光在在所有的扭曲的鏡面中，也在第一面絕對完美的真知鏡面中，也就是

^① Nicolai de Cusa, *De filiatione Dei*, cap. III, n. 65, 48-49.

在對一切而言等同的上帝的理性基礎上，被反照出來。而只要一面被創造的鏡面仍然扭曲，並且不能自我清潔；也就是說，只要人的精神不能從他的個體傾向中解脫出來，而達到其普遍的超時間的形式；只要他沒有在包含一切的普遍的本因中、在自我反思的理性的普遍的形式中進行反思，那麼精神接收到的作為所有個體認知的基礎的絕對真知，就會被扭曲。

如果一個被造的精神專注於自我，那他就能夠在反觀自身中尋找到自己的本源，而這種本源是其與一切其他被造者共有且絕對一致的。這種本源的反映同時也是他自身。它那作用於自身的思想力和思想的創造性就是“神的顯像”（*imago Dei*）。在這種精神和這種理性中，顯現出精神是何以成為顯像的。正是在理性的持續不斷中，無限的創造性得以顯現，而表述成為在空間與時間中的，個體的有限性。

如果有某一個理性的、鮮活的（不完美的）鏡面要轉化成第一真知那樣一面筆直的鏡面，其中一切都是忠於真知的，無半點克扣的反照出來，那麼真知的鏡面就將自己連同所有被反照的鏡面“灌注”（*se transfundit*）到理性的、活生生的（不完美的）鏡面中。由此，這個鏡面在自身之中就接收到真知鏡面的光綫，這種光綫中包含了所有的真理。此外，每一面鮮活的鏡面都由自己的方式，用鮮活的眼睛從這個永恆的真正瞬間中去感受。通過接收從第一面鏡面的真知反射的光綫，鮮活的鏡面反觀自身是怎樣的，同時也至少由他自己的方式出發，去反觀一切。而他自身越是簡單、完整、清晰、潔淨、筆直和真實，就越能夠由自身觀視到上帝的崇高，觀視到越是純粹的、愉悅的和真正的存在。人們也將第一真知的鏡面稱之為言詞、邏各斯、聖子，理性的鏡面由此達到了子性（*filiatio*）層面，他是一切在一切之

中，且一切在他自身之中。^①

有限的意識從其有限的格局出發，上升到其不可限定的超越空間和時間的根本之處：

而你的觀視注視一切，因為它是眼睛，抑或是鮮活的鏡面；因為它是一切可見之物的本因。由此它對從本因和從根本上自身所有的一切，無所不知、無所不見。您的眼睛，主啊，不用四處張望，就將一切盡收眼底。而我們的眼睛卻需要轉向現有之物。這是因為我們的目光是通過一定大小的角度來觀視的。而您的視角，上帝啊，卻沒有一定的大小，而是無限寬廣的。它是一個無限的圓，或者說是無限的球幕。因為您的目光就是球幕化的和無限完美的眼。它同時看着一切事物，環顧四周，由上至下、由下至上。^②

除了提到被造的人的“精神”的“鏡面-顯像”之外，庫薩還在《無知者論精神》（*Idiota de mente*）一篇中將鮮活的精神比擬成為一個“帶有鏡面的勺子”（*coclear specularis*）的形態。在這本書中，他設定了一個發生在“哲學家”（*philosophus*）與另一個“無知者”（*idiota*）之間的對話。這個故事中，無知者製作勺子，他將自己的製勺子手藝活比喻為精神創造。^③ 作為故事主角的無知者直截了當地描述了，他是如何

^① Nicolai de Cusa, *De filiatione Dei*, cap. III, n. 67, 49-50.

^② Nicolai de Cusa, *De visione Dei*, cap. VIII, n. 30, 30-31, lin. 10-19.

^③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in (id.) *Idiota de sapientia – Idiota de mente*. Editionem post Ludovicum Baur alternam curavit Renata Steiger, duas appendices adiecit Raymundus Klibansky.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staticis experimentis* ex editione Ludovici Baur, brevem dissertationem addiderunt Carolus Bormann et Iohannes Gerhardus Senger,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V (Hamburgi: Meiner, 1983), cap. V, n. 86, 130, lin. 8-10.

製作一把勺子的，並且提到了勺子的形狀源自他的“精神”（mens）。然後在手工化的，也就是說身體化的工作過程中將材料加工成了勺子。通過強有力的拋光，他將勺子的表面打磨得光亮如鏡。但是勺子的鏡面對於勺子的存在而言並不是本質性的，勺子的本質應該是勺子存在和鏡面存在的結合。^①

庫薩認為，勺子的形狀包括了鏡面的所有形式。它具有凹面、凸面、平面和柱狀結構。^②上帝通過天體的運動用相應的元素創造了比例。在這種比例中，生命體以完美的方式進行着“反照”^③。之後上帝以我之前說到的那樣，將精神作為一面鮮活的鏡面添加進來。^④在這裏勺子象徵着物質化的和有限的“肉體”（corpus）。這個象徵的有趣之處是，人的這種“鏡面勺子”的形狀與勺子的形狀一樣，都是一種基本形態。與此相比，庫薩認為，動物從他們的外形上來看，就只能擁有這種基本形態中的部分和特定的形狀，從而不及人的形體這般與這種象徵意義上的勺子接近。

庫薩的這一隱喻是具有特殊性的。製作勺子這種行為是精神創造的隱喻。這個隱喻想要指明的是：製作勺子是一種踐履行為，因為從意識邏輯上來看，它展示出了精神的（自我）創造過程。這種手工製作行為範例化的，把在“我們的精神”（nostra mens）中非反思的形式純一化的反照的鏡面自然本身向外延展開來。而從新柏拉圖主義的三元論中的“持續”（προόδος）的“原則”（μονή/principium）、介質（προόδος/medium）和終結（ἐπιστροφή/finis）的意義入手來分析這個隱喻，可以

^①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lin. 11-17.

^② *Ibid.*, n. 87, 131, lin. 1-4.

^③ 這裏是指人的肉身的存在相對於動物的肉體來說，是完美的普遍性的衡量標準。在之後J. G. von Herder (1744-1803) 的理論中，也出現了同樣的想法。參考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Werke in zehn Bänden, Band 6. Hg. von Martin Bollacher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T. I, B. II, 4, 72-76. 這也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間，來研究庫薩是否在這一類哲學論述中是否對其之後的哲學家產生了間接或是直接的影響。

^④ 參考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cap. V, n. 87, 131, lin. 11-14.

得到以下觀點：有這樣一個手工製作的“項目”，我們的精神用木頭作為材質製作勺子。其中加入了一個特殊的時刻，就是為勺子的“介質”拋光的行為。拋光這個技術性的行為讓精神認識到它自身具有的反照性的自然能力。勺子和其反光的表面可以作為人的精神比喻，由此從其作品（勺子）的“介質”中來認識自我。

鏡面的形式是獨立於勺子的。因為鏡面的本質並非是要成為一把勺子。如果那決定勺子形式的比例被打破，如果比方說勺子柄斷裂了，那勺子的存在就停止了，但是鏡面的形式的存在卻不會因此而停止。^①

庫薩認為，誰在自我中把握鏡面的力量，誰就能觀視到一切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誰能夠通過理性的生命鮮活地去把握它，並且在鮮活的生命中反觀到範例，誰就可以建立起相關精神的合理的推測。^② 鏡面力量是獨立於一切對它進行反思的形式的。而當它對此進行反思時—鏡面力量也必須在一切形式中反照，以此認識自己，並且讓自己與其他一切形式區別開來。這指的是在“同一與差異的統一”之中的反思的反思性作為基本邏輯的審視。這種被反照的鏡面力量意味着絕對的自我認知。在庫薩的思想中，它意味着“上帝的顯像”（*imago Dei*）的自我實現。由此，“上帝的觀視”（*visio Dei*）才得以實現。如此，從隱喻的角度出發，可以說“上帝的面容[...]在世間反照着”。而人越是有意識地盡力讓其鏡面自然變得完美，對他來說在其反照鏡面中就越多地實現絕對完美。

由此，庫薩為他所處的時代的基督教教義尋找到了來自古老歐洲哲學的動力。這些哲學思想在古代希臘被稱為“認識你自己”（Γνωθι σεαυτόν）：

^①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cap. V, n. 87, 131, lin. 4-11.

^② *Ibid.*, n. 86, 130, lin. 4-7.

在這樣最崇高的方式中，精神運用自身，因為它是上帝直接的顯像，而萬能的上帝在它之中被反照。它竭盡全力作為上帝的鮮活的顯像成為精神的範例，以此來靠近上帝。由此，它見一切（被造者）為同一，見自我為同一的類似者。由此，它從萬有的同一中創造概念。^①

鏡面是庫薩的哲學思想中一個典型的隱喻。在他對不同哲學問題的論述中，都可以找到這個隱喻的身影：

1) 鏡面出現在庫薩關於真理 (veritas) 的討論中。他從認識論和意識存在論中對鏡面隱喻進行了分析。

2) 在庫薩的創世論中，他也借助鏡面表達了人的意識存在是世界的共同創造者的觀點。也就是說，沒有人的意識就沒有世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庫薩的思想中，人與人的思想始終處於重要的中心地位。

3) 庫薩用可以自我更正彎曲的鏡面，來解釋“自我完善的邏輯”。^②

4) 還有一個在柏拉圖哲學中就十分重要的論題，也就是關於等同性與多樣性的哲學問題。庫薩利用鏡面隱喻從一個新穎的角度來解答這個問題：一切被造的鏡面所反照出的多樣化是如何在一面完美的範例式的鏡面中被反照的。

5) 從意識存在的顯像的辯證邏輯出發，庫薩認為被反照的意識存在是其本源的“顯像”。也就是說，顯像與其顯現之物即是等同，又是不等同的。這種在柏拉圖就已經提到的邏輯是定義意識存在的辯證基本結構。

6) 庫薩提到的“勺子的鏡面”是一種對人的普遍隱喻。其中隱藏着一個人類學的基本內涵。這種思維方式在他之後直至約翰·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 才被提出。在庫薩看來，勺子的

^①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cap. VII, n. 106, 158-160, lin. 8-12.

^② David Bartosch, *“Wissendes Nichtwissen” oder “Gutes Wissen”? 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von Nicolaus Cusanus und Wáng Yángmíng*, (Paderborn: Wilhelm Fink, 2015), 601-640.

形狀包含了人身體的所有自然基本形態：直綫的、圓角的、狹長的、凹陷的和凸面的。而他認為，除了人以外，任何動物都不能如此全面地擁有這些形態。因此，人的身體構造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7) 庫薩還從勺子鏡面的隱喻中引申出了技術哲學的思想。這些看法甚至與之後恩斯特·卡普 (Ernst Kapp, 1808-1896) 很類似：人通過自身創造的產物，將其自身的自然本性有意識地呈現出來。一個被拋光的勺子象徵着人，而人從其自身創造的勺子中認識自我的本質。

8) 勺子鏡面的隱喻還給肉體與靈魂的相互關聯的哲學思考一個解答。庫薩認為，就算是肉體死亡，意識存在的反照力還是不可摧毀的。靈魂是獨立於生物性肉體的時間與空間有限性而存在的。

以上所有的關於鏡面隱喻的思維展開都指向一個基本邏輯。在我的書《有學識的無知與良知》中，我將其稱為一種“基本邏輯”。^① 這種邏輯在之後的德國觀念論哲學中作為“等同與差異的統一性”重新被提及。這種意識存在作為顯像，同時與其創造者既是統一和一致，又是分離和差異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鏡面這一隱喻出發，特別是通過庫薩的尼古拉哲學中的相關表述，可以恰到好處地直指歐洲哲學史的中心內涵。當然，我們還可以從歐洲其他基督教哲學家以及非基督教哲學家那裏觀察到同樣的隱喻。由於在此篇幅有限，就不一一贅述。同時，將鏡面隱喻放在跨文化比較的語境中進行分析，也為比較不同傳統的哲學，例如比較中國傳統哲學與歐洲傳統哲學，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譯者簡介

彭蓓，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系博士生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PENG Bei, Ph.D. Candidate at Music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Email: music_beibei@hotmail.com

^① David Bartosch, “*Wissendes Nichtwissen*” oder “*Gutes Wissen*”? 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von Nicolaus Cusanus und Wang Yangmíng, 14-15.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osch, David. *“Wissendes Nichtwissen” oder “Gutes Wissen”? Zum philosophischen Denken von Nicolaus Cusanus und Wáng Yángmíng*. Paderborn: Wilhelm Fink, 2015.
-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Werke in zehn Bänden, Band 6. Hg. von Martin Bollacher.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 Konersmann, Ralf. *Lebendige Spiegel. Die Metapher des Subjekts*. Fischer Taschenbuch 10726.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 Kreuzer, Johann. “Der Geist als lebendiger Spiegel. Zur Theorie des Intellekts bei Meister Eckhart und Nikolaus von Kues.” In *Meister Eckhart und Nikolaus von Kues*, 49-66. Hgg. von Harald Schwaetzer und Georg Steer, mit Beiträgen von Walter Andreas Euler, Kurt Gärtner, Stefan Grotz [et al.], koordiniert von Heidemarie Vogl und Kirstin Zeyer. Meister-Eckhart-Jahrbuch 4. Stuttgart: Kohlhammer, 2011.
- Nicolai de Cusa. *De filiatione Dei*. In (id.) *Opuscula I. De deo abscondito, De quaerendo Deum, De filiatione Dei, De dato patris luminum, Coniectura de ultimis diebus, De genesi*. Edidit Paulus Wilpert,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IV. Hamburgi: Meiner, 1959.
-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mente*. In (id.) *Idiota de sapientia-Idiota de mente*. Editionem post Ludovicum Baur alternam curavit Renata Steiger, duas appendices adiecit Raymundus Klibansky. [Nicolai de Cusa *Idiota*] *de staticis experimentis* ex editione Ludovici Baur, brevem dissertationem addiderunt Carolus Bormann et Iohannes Gerhardus Senger,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V. Hamburgi: Meiner, 1983.
- Nicolai de Cusa. (*De Deo unitrino principio* [pars] a) *De theologicis complementis*. Ediderunt commentariisque illustraverunt Adelaida Dorothea Riemann et Carolus Bormann.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X, 2a = Nicolai de Cusa Opuscula II, 2a. Hamburgi: Meiner, 1994.

Nicolai de Cusa. *De visione Dei*. Edidit Adelaida Dorothea Riemann,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litterarum Heidelber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VI. Hamburgi: Meiner, 2000.

Schwaetzer, Harald. “L’importance d’Eckhart dans la genèse du concept Cuséen de filiation Dei.” In *La naissance de Dieu dans l’âme chez Eckhart et Nicolas de Cues*. Édité par Marie-Anne Vannier, 101-120. Patrimoine christianisme.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2006.